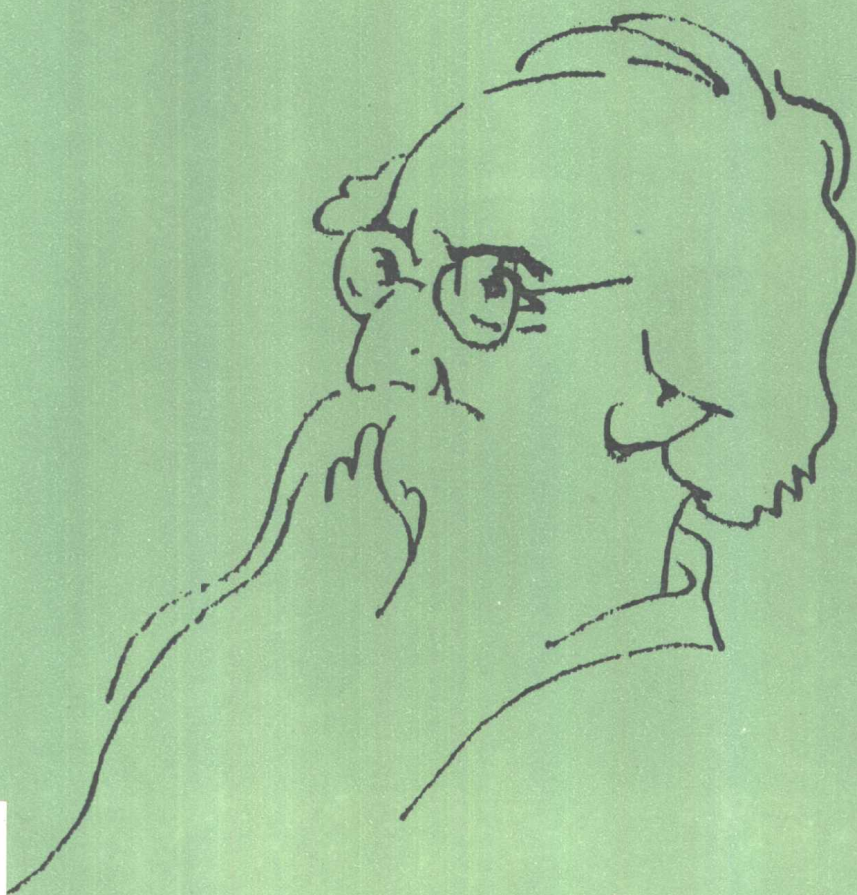


泰戈尔

作品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357.1
/
12/0

泰戈尔作品集

+

戏 剧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八 年 · 北 京

目 次

修道士 (殷衣譯)	1
国王和王后 (俞大綱譯)	21
齐德拉 (謝冰心譯)	49
邮局 (馮金辛譯)	71
紅夾竹桃 (英若誠譯)	101

修 道 士

1884

修道士 (在洞口)日夜的划分,岁月的区别,对我都已经失去意义。日月如流,在它的波浪上面,世界就像浮草断梗那样舞蹈着,对我来说,时间之流已经停止。在这黑暗的洞穴里,孤零零地只有我一个人,沉浸于自我之中,——永夜是那么静悄悄的,静得好像高山上的湖水在为自己的深不可测而感到害怕。水从石缝里慢慢地滴下来,老蛙在一处处的水潭里浮游着。我坐在这里诵念虚无的咒语。世界的极限一道跟着一道地消失了——群星,有如火花一般,从时光的铁砧上飞溅起来,又归于熄灭。当年湿婆神大睡了千百万载,醒来发觉自己独处在永劫的寂灭之中,那时他感到的喜悦,现在我也感到了。我已经成为自由自在之身,无挂无碍之体,我是一个伟大的孤独者。大自然呵,当我还是你的奴僕的时候,你曾驱使我的心灵在那方寸之地自相残杀,你曾用那贪得无厌、到口便吞的欲望使得我如疯如狂,我到处追求我自己的影子。你曾用闪电般欢乐的鞭子,把我赶到虚幻的满足那里去。你也曾用饥渴作餌,把我诱入永久的饿乡,在那里,食物变成了尘土,飲料也化为蒸汽。

我的世界沾满了泪痕和灰烬,我发誓一定要向你报仇,

你——千变万化的幻象，无穷无尽的虚妄，我躲藏在永恒的城堡——黑暗里，一天又一天，向虚伪的光明战斗，直到它刀尽矢竭，匍伏在地。现在，我已从恐惧和欲望里解脱出来，迷雾消散了，我的理智发出纯洁灿烂的光辉，让我走到那谎言的王国里去，无动于衷、泰然自若地坐在它的中心吧。

2

修道士（在路旁）这大地是多么狭小呵，到处给紧追不舍的地平线限制着，监视着，跟随着。树木呀，房屋呀，成群结队的东西呀，都向我的眼帘紧逼过来。光明好像笼子一样，把永恒的黑暗关闭在外边；时间犹如被囚禁的小鸟，在笼子里蹦蹦跳跳，叫嚷嚷。但是，这些纷纷扰扰的人们在忙些什么，又为了什么呢？他们似乎老在担心着失去什么东西，——其实那东西却永远也到不了他们的手。

人群涌过去。

一乡村老人与两妇人上。

妇人甲 哎呀！你真叫我笑死了。

妇人乙 可是谁说你老呀？

乡村老人 有些傻瓜光从外表看人。

妇人甲 天哪！我们从小就注意你的外表，这些年来，它一点儿也没有变。

乡村老人 就像早晨的太阳。

妇人甲 可不是，就像早晨太阳那样“亮光光”的。

乡村老人 太太們，你們太会吹毛求疵啦。你們光会注意无关紧要的东西。

妇人乙 阿南迦，別扯淡了。快回家吧，要不我的汉子又要发脾气了。

妇人甲 再見吧，先生。就請你从我們的外表来看我們吧，我們是不在乎的。

乡村老人 那是因为你們沒有內心呵。

三人下。

三个村民上。

村民甲 竟敢侮辱我？这流氓！他会后悔莫及的。

村民乙 他得好好受場教訓。

村民甲 這場教訓叫他到死也忘不了。

村民丙 是啊，老兄，你就打定主意，別饒他。

村民乙 他变得太自高自大了。

村民甲 大得要爆炸了。

村民丙 螞蟻到了长翅膀的时候，就离死期不远了。

村民乙 可是，你有了主意了嗎？

村民甲 何止一个，主意多着哩。我要用犁头把他的家犁平。——我要叫他臉上塗黑抹白的騎着驴子过市。我要教他在这个世界上站不住脚，我要……

村民下。

两个大学生上。

大学生甲 我确信瑪德哈布教授辯贏了。

大学生乙 不，贏的是雅納尔旦教授。

大学生甲 瑪德哈布教授一直把他的論点坚持到底。他說，部分起源于整体。

大学生乙 可是雅納尔且教授充分証明了整体起源于部分。

大学生甲 决不可能。

大学生乙 这道理清楚得有如白昼。

大学生甲 种籽是从树上来的。

大学生乙 树是种籽生的。

大学生甲 修道士，是哪一种說法对？先有部分呢，还是先有整体？

修道士 都不对。

大学生乙 都不对。嗯，这話听起来倒有道理。

修道士 起源就是結果，結果就是起源。这是一个圈子。你們无知，所以才产生了部分和整体的区别。

大学生甲 嗯，这說得倒简单明了——我想，这正是我老师的意思。

大学生乙 当然这更符合我老师的学說。

两人下。

修道士 真是两只啄字鳥。只要啄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廢話，能塞滿嘴，就高兴了。

两个卖花女上，她們唱着歌。

卖花女之歌

可厌的时光不停地流去。

白天盛开的花朵，

晚上就会枯萎和雕謝。

我本想在清凉的早晨，

給我的爱人編个花环，

但是早晨过去了，

花朵儿还没有采够，

而我的爱人已经跑掉。

一行人 为甚这么伤心,我的宝贝?编好了花环,脖子有的是。

卖花女甲 绞索也有的是。

卖花女乙 你的脸皮倒厚。为什么走得这么近?

一行人 你吵得毫无道理,我的姑娘。我离开你够远的,咱们中间可以走过一匹象哩。

卖花女乙 是啊。难道我长得那么可怕吗?你走过来,我也不会吃掉你的。

他们笑着走开了。

一个老乞丐上。

乞丐 好心的先生们,可怜可怜我吧。老天爷保佑你们。从你们满满的口袋里,掏一把给我吧。

一个士兵上。

士兵 走开,走开。你没有看到大臣的公子过来了吗?

他们走开了。

修道士 中午了。太阳越发晒得火辣辣的。天空像一只翻转的火热的铜钵。大地吐出热气,滚滚的砂尘在飞舞。我看到的是怎样的人间景象啊!我能再缩得和这些生物一样渺小吗?我能再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吗?不,我解脱了。我没有这些束缚,没有周围这个世界的束缚了。我生活在纯粹的孤独寂寞里。

女孩瓦散蒂和一个妇人上。

妇人 孩子,你是拉库的女儿吧,不是吗?你不能在这条路上走。你不知道这条路是上神庙去的吗?

瓦散蒂 我站在路边呢,太太。

妇人 可是我的衣角好像碰到你了。我是给女神送祭品去

的——但願它們沒有受到褻瀆才好。

瓦散蒂 你放心，你的衣服沒有碰到我。（妇人走了）我是瓦散蒂，拉庫的女兒。我可以走近你嗎，父親？

修道士 怎么不行，孩子？

瓦散蒂 我是个不淨之物，他們都这样叫我。

修道士 可是他們也都是些不淨之物。他們全在生活的土堆里打滾。只有把心头的一切俗念洗掉的人才潔淨。可是你究竟做錯了什么事呢，孩子？

瓦散蒂 我的已死的父親曾經抗拒過他們的教規和神靈。他不願奉行他們的教儀。

修道士 你為甚站得远远的？

瓦散蒂 你願意碰到我嗎？

修道士 不要緊，因為沒有東西能真正碰到我。我无时无刻不遠在無限之中。你可以坐在这儿，要是你願意的话。

瓦散蒂 （忽然哭起来）你既让我接近你，就别再叫我离开你吧。

修道士 擦掉你的眼泪吧，孩子。我是个修道士。我心上既沒有恨，也沒有愛。我决不会要你，因此也不会拋棄你。你对于我，就像这片蒼天一样，你既存在，又不存在。

瓦散蒂 父親，我給神和人拋棄了。

修道士 我也是这样。我拋棄了神和人。

瓦散蒂 你沒有媽媽？

修道士 沒有。

瓦散蒂 也沒有爸爸？

修道士 沒有。

瓦散蒂 也沒有一个朋友？

修道士 沒有。

瓦散蒂 那么我就和你在一起。——你不会离开我吧？

修道士 我已經不会有离别的事了。你可以留在我身边，可是又永远接近不了我。

瓦散蒂 我不懂你的話，父亲。告訴我吧，这么大的世界就沒有我安身之所嗎？

修道士 安身之所？你不知道这世界是一个无底的深淵嗎？大群的生物，从“烏有”洞里出来，寻覓安身之所，落进了这“空虚”的張开的嘴里，就此无影无踪。在你周圍的都是些說謊的鬼怪，他們開設幻象市場，他們出卖的食物全是幻影。你饥饿的时候，他們只能哄騙，不能使你得到滿足。离开这地方吧，孩子，离开吧。

瓦散蒂 可是，父亲，他們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过得挺快乐。我們能不能站在路边看看他們呢？

修道士 唉，他們不明白罢了。他們不明白这个世界就是无穷无尽的死亡。它每时每刻都在死亡，可又沒有一个止境。——我們，这个世界上的生物，就是靠着死亡为生的。

瓦散蒂 父亲，你說得我好可怕。

一个旅客上。

旅客 这儿附近能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嗎？

修道士 我的孩子，除了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哪儿也不会有安身之地。——去找那样的地方吧；如果你要想得救，就把它牢牢抓住。

旅客 可是我累了，需要找个安身的地方。

瓦散蒂 我的茅屋就在那边。你願意去嗎？

旅客 你是誰？

瓦散蒂 你一定要知道嗎？我是拉庫的女儿。

旅客 上帝保佑你，孩子，但是我要走了。

旅客下。

几个男人用床抬着一人上。

抬床者甲 他还在睡哩。

抬床者乙 这家伙多重呀！

一个过路人 你们抬的什么人？

抬床者丙 纺织工人宾德，他睡得跟死了一样，我们把他抬走。

抬床者乙 我可累了，弟兄们。推他一下吧，把他弄醒。

宾德（醒来）呃——啊——

抬床者丙 这是什么声音？

宾德 喂，你们是谁？你们把我抬到哪儿去？

抬者放下床铺。

抬床者丙 你能不能安静点儿，像所有那些规规矩矩的死人一样？

抬床者乙 他的脸皮真厚！死了还要说话。

抬床者丙 死了就别做声了，这样还比较像样些。

宾德 对不起，先生们，你们弄错了。——我并没死，只是睡着了。

抬床者乙 我真佩服这家伙的厚脸皮。死了还要和人吵嘴。

抬床者丙 他是不肯承认事实的。我们走吧，把丧事办完再说。

宾德 我向你们赌咒，弟兄们，我没有死，活得同你们一样。

他们笑着把他抬走了。

修道士 这孩子已经睡着了，她那小小的脑袋，枕在她的手臂上。我想我现在该离开她走了。但是，你这个懦夫啊，你只好逃走吗？只好从这么个小东西身旁逃走吗？这正是“大自然”布下的蛛网，它们只有对飞蛾才有危险。对我这样一

个修道士，有什么可怕的。

瓦散蒂（突然惊醒）你已经离开我了吗，父亲？——你已经走了吗？

修道士 为什么我要离开你呢？我有什么可怕的？难道还怕一个影子不成？

瓦散蒂 你听，那边路上在嚷嚷什么？

修道士 但是我的心灵是宁静的。

一个少妇上，几个男人跟着她。

妇人 得了，走开吧。别跟着我。别跟我谈情说爱的。

男子甲 怎么啦，我犯了什么罪？

妇人 你们男人的心都是石头做的。

男子甲 没有的事，如果我们的心的确是石头做的，那么爱神的箭又怎么能射伤它呢？

男子乙 好哇，说得好。

男子丙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亲爱的？

妇人 什么好说的！你们自以为说得非常漂亮，是不是？这是十足的废话。

男子甲 请诸位来评判评判，先生们。我说的是，假使我们的心的确是石头做的，那怎么——

男子丁 对，对，这话根本是无从回答的。

男子甲 我来给诸位解释一下。她说，我们男人的心都是石头做的，对吧？好，我就回答，如果我们的心的确是石头做的，那么爱神的箭又怎么能射伤它呢？你们明白了吧？

男子丙 老兄，我在城里卖糖浆，卖了二十四年了，——你想，我会不明白你的话吗？

四人下。

修道士 你在做什么，孩子？

瓦散蒂 我在看你的大手掌呢，父亲。我的手像一只在这里找到了巢的小鳥。你的手掌真大，就像装载万物的大地一样。这些纹路是河，这些是山。（把臉貼在修道士的手掌上。）

修道士 你的撫摩多溫柔呀，我的女儿，就像睡眠的撫摩一样。我感到这里面仿佛有一点偉大的黑暗的东西，偉大的黑暗在它那永恒的魔杖来触动一个人的灵魂——但是，孩子，你是白天的飞蛾。你有你的鳥儿、你的花儿和田野。——你能在我的身上找到什么呢？我，一个以神为圓心，圓周还不知在何处的人。

瓦散蒂 我别的都不要。有了你的爱，我就够了。

修道士 这孩子幻想我爱着她，——好痴的心呵。这样能使她感到快乐，那就让她这样想吧。她們都是在幻想中长大的，她們非有幻想来安慰她們不可。

瓦散蒂 父亲，这条藤在草地上爬着，想找一棵纏身的树，这是我的藤。从它长出两瓣嫩叶，像一个嬰孩发出哭声来到世間的时候起，我就当心着它，給它澆水。这条藤就是我，——它生长在路边，那么容易受到摧殘。你看到这些淺藍的、当中有着白点子的美丽的小花朵嗎？——这些白点子就是花朵儿的梦。請让我用这些花朵来輕輕地拂你的額头吧。对于我，美丽的东西是一把钥匙，它能使我看到沒有看过的一切，知道我所不知的东西。

修道士 不，不，美的东西只不过是幻影罢了。对有智慧的人来说，尘土和花朵都沒有什么不同。——呀，我为何心煩意乱起来，眼睛好像蒙上一层五顏六色的薄雾，这爬进了我血管里来的煩惱是什么？难道大自然亲自在我的周圍織上了她

的梦，蒙蔽了我的感觉了吗？（突然扯开藤蔓，站了起来）不行，别再这样了，这就是死亡。你想跟我玩什么把戏呀，小姑娘？我是一个修道士，我已经断绝了一切尘缘，我已经解脱了。——别，别，别哭了。我受不了。——但是我为什么要愤怒呢？这条蛇，这条从暗穴中张着毒牙，嗞嗞地爬出来的怒蛇，究竟隐藏在我心灵的哪个角落里？不，它们并没有死掉，——它们是餓不死的。一旦它们的魔王奏起她的魔笛，这些地狱中的骷髏就喀噠喀噠地响着白骨，在我心里跳起舞来了。别哭啦，孩子，到我身边来。在我心目中，你就像一个沉淪永劫的世界的哀号，一个浮游于宇宙之间的星球的歌唱。你给我的心灵带来的东西比大自然还要无限地丰厚，比太阳和群星还要重大。它和黑暗同样伟大。我不了解它。我从来也不了解它，所以我怕它。我得离开你了。——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吧，你，不可知的世界的使者。

瓦散蒂 别离开我，父亲，除了你，我再没有别的了。

修道士 我得走了，我以为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然而我必须知道。我离开你，以便知道你是谁。

瓦散蒂 父亲，你要是离开我，我就死了。

修道士 放开我的手。不要碰我。我必须解脱一切。……（跑开。）

3

修道士坐在山路上的一块光滑的石头上。一个牧童走过，一边唱着歌。

牧童之歌

別轉過臉去，我的愛人，
春天已坦露了它的胸懷。
花朵在黑暗里吐露心曲；
樹葉的簌簌聲來自天際。
就像夜的低泣。
愛人哪，讓我看到你的臉。

修道士 傍晚的黃金正溶化在藍色海洋的中心。山坡上的森林
飲着白日的最後一杯酒。左邊，透過樹林，可以看見村莊的
茅屋，它們的燈火亮了，就像一個挂着面紗的母親在旁邊守
護着她熟睡的孩子。大自然呵，你是我的奴隸。你在雄偉
的廳堂里鋪开了你的彩色斑斕的地毯，我獨坐其上，像一個
國王，看着你跳舞，你星星的項圈在你胸前閃爍發光。

幾個牧女走过，一邊唱着歌。

牧女們的歌

音樂越過黑暗的河，呼喚着我。
我在屋子裡十分快樂。
但在寂靜的夜空中響起了笛音，
一陣苦痛刺穿我心。
呵，識路的人請告訴我，
告訴我到他身畔去的路。
我要帶着我唯一的小花朵去找他，
把花儿放在他腳邊，
告訴他，他的音樂寄托着我的愛情。

牧女下。

修道士 我想這樣的黃昏，在我所有的歷劫中，也僅僅遇到過一